

Symbolism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Hawthorne's The Scarlet Letter

Li Peiyun^{1,a}

¹Hohhot Minzu College,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a81892794@qq.com

ABSTRACT

The scarlet letter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Hawthorne's first long literary works, assembled Hawthorne all classic thoughts and consciousnes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Hawthorne in character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ymbolism talent, to keep the story characters between the spiritual and moral see-saw, stabbed into in the scarlet letter "A" to become involved in four clues to the fate of the protagonist, study with symbolism and the character image mold two angles, this paper involves an "A" as A symbolic connotation of the deficit, respectively analysis "adultery", "angel", "female warrior" between progressive, In the same way, the application and design of the overall symbolism are also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age creation of Hester, Arthur, Roga and Pear, so as to have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ambiguity, symbolism and systematization of the novel content and reveal the clue relationship of the structure in the novel system.

Keywords: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Symbolism; Characterization

霍桑《红字》中的象征手法及人物形象塑造

李培云^{1,a}

¹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 呼和浩特, 内蒙古, 中国

^a81892794@qq.com

摘要

《红字》作为霍桑首部长篇文学代表作品, 集结霍桑所有经典思想和意识, 并充分发挥霍桑在人物塑造和象征手法中的运用天赋, 让故事人物持续在精神和道德之间进行拉锯, 在《红字》中被刺入的“A”成为牵连四位主人公命运的线索, 研究中以象征手法和人物形象塑造两个角度, 阐述牵扯“A”作为象征意义的刺字内涵, 分别分析“通奸之罪”“真爱信物”“痛苦之剑”“战士之勇”之间递进, 同样也从典型人物形象塑造角度研究整体象征手法的运用和设计, 以期能够深入理解小说内容的隐晦性、象征性以及系统性, 揭示小说体系中构架的线索关系。

关键词: 霍桑; 《红字》; 象征手法; 人物形象塑造

1. 引言

文学作品创作需要将作者本体和作品中凸显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霍桑身所清教主义、加尔文教义两难选择之间, 将该种思想、宗教的矛盾带入到文学作品中, 一面痛恨根植于人性, 成为自成一派运转教义凸显在自我身上后的表现, 一面又不得受困于该种挣扎, 最终只能在超验哲学中寻求思想的破茧。这种人生矛盾具现在作品《红字》中被充分显现, 困惑、

懊恼等情绪象征也成为《红字》中象征意义的来源。研究将基于作品《行字》中的象征意义和人物形象进行深刻阐述, 从霍桑意识活动角度入手, 分析故事人物情感和思想, 以期对作品有更加深刻的理解^[1]。

2. 《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

在《红字》中反复出现的红色字母 A 是串联情节和故事主体的经典象征, 红色字母 A 被烙印在核心主人公的身体之上, 但是伴随着小说情节持续推动, 红

色字母 A 象征性和象征之物的复杂程度在不断攀升, 最终红色字母 A 和全书主旨相呼应, 红色字母 A 不仅仅是将困惑和迷思具现化的符号, 更是引导最终悲剧产生的源头^[2]。因此对书籍中反复出现的象征符号红色字母 A, 应该从情节引导的不同阶段进行研究和探讨。

2.1. 通奸之罪

红色字母 A 在故事展开之初以罪恶的方式出现在读者视线中, 海斯特佩戴具有通奸象征意义的红色字母 A, 红色字母 A 在基督教教义中代表开始, 基督教笃信人无法脱离原罪, A 是最初原罪的象征。在小说中也是海斯特和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后的犯罪惩罚, 海斯特终生携带红色字母 A 也是奉行清教徒教义, 携带红色字母 A 意味着终生都要携带“通奸”的枷锁。

海斯特因为丈夫远行无踪, 最终和牧师丁梅斯代尔产生感情, 并育有一女, 最终被威尔逊牧师和清教徒所审判, 在审判台上, 海斯特说出“我永远不会说的。”A 字是原罪中欲望之罪的象征; 同样 A 字也出现在海斯特之女珠儿身上, 珠儿身上的 A 字则以血红色衣物作为象征, 珠儿尽管作为孩子, 还是需要携带原罪, 这同基督教教义中生来有罪不谋而合, 珠儿象征着通奸之果; 牧师丁梅斯代尔身上的 A 字是隐晦的, 被藏在衣物之后, 不被众人所看到, 怯懦自私的丁梅斯代尔衣物上刻有的红色 A 字, 除去通奸罪名之外, 还象征着谎言、背叛的原罪概念^[3]。

2.2. 真爱信物

红色 A 字在世俗眼中是背叛、唾弃, 也是原罪, 但是也是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在众人见证下的爱情产物。海斯特没有背叛丁梅斯代尔, 一个人将“耻辱”的原罪钉在自己生命中, 在炽烈的爱情结果下, 独自承担世俗的苦果。

海斯特是美丽而天真的, 不死的心永远朝向鲜活的爱, 这种生命力是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的, 正是这种向往, 点燃两人之间的情感。对于海斯特以及身处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 爱情超越生活一切财富的奢侈品, 只有幸运的女人才能够获取正大光明的爱情。在该种信念支撑下, 红色 A 字成为爱情的见证和象征。针对霍桑而言, 其在理念和思想意识上都体现了对清教徒的抗争, 清教徒中将婚内出轨视为不贞洁的象征, 出轨者最后要以道德实现幡然悔悟, 最终回归家庭, 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凸显出清教徒的荒谬^[4]。爱情的产生本源自于两个人之间, 是双方互动的结果。霍桑在此处笔触的运用十分巧妙, 通过故事之间人物力矩抗争去描摹和勾勒清教徒爱情观和超验哲学下的爱情观, 从而让女主人公海斯特在特殊环境下抗争。在小说中, 海斯特的丈夫并非不爱她, 虽年老体弱, 但是为其提供优渥物质环境, 被刻画为一名笨拙表达爱情的存在或以不恰当方式表达爱情的存在。伴随情节推进, 海斯特需要在道德和纯粹爱

情之间挣扎, 两者之间的据理力争让海斯特在钢丝两端摇摆, 霍桑再一次让象征在小说中发价值, 海斯特从未脱下刻有红色 A 字的衣物, 象征着属于坚持从未被放弃, 用纯粹、坚定的爱情, 对世人宣告, “真爱已经与他人无关, 这是我和我自己的坚持”。

2.3. 痛苦之剑

海斯特用生命宣告的坚持需要有所响应, 这种响应需要以同样神圣和纯粹的内容进行回应, 海斯特将耻辱磨难化为坚持需要同等的爱情响应, 但是这种爱情响应最终仍然落空, 对于海斯特而言终身佩戴红色字母 A, 象征着一生饱受屈辱、凌辱, 但只要丁梅斯代尔也心系于海斯特, 那么这份痛苦仍然承载有甜蜜, 但是最终丁梅斯代尔却朝着和海斯特背道而驰的方向倒下。丁梅斯代尔在临死前, 对清教主义道德宣言: “我们曾一度忘却了我们信奉的上帝……”无论最终两人是否合葬, 这都是海斯特最终根植在灵魂中的痛苦, 纯粹的背叛是精神之剑, 无法斩断。霍桑在书籍中让悲剧碰撞悲剧, 让痛苦碰撞痛苦, 海斯特最终用生命之痛碰撞丁梅斯代尔的掩盖之痛, 痛苦本来面貌和根源不尽相同, 但是最终奔赴的命运又如出一辙^[5]。

霍桑在《红字》中最精妙的是, 所有人都是痛苦的, 这种痛苦来源于四人身份的彼此牵制, 奇灵沃斯作为丈夫, 面对妻子出轨是痛苦的, 但是这种痛苦具有缘由。霍桑描摹中将海斯特不爱奇灵沃斯的理由总结为丑陋的外貌, 如果只看到这一点, 将海斯特定义为肤浅的爱情拥护者则是大错特错, 奇灵沃斯虽然年老且丑陋, 但是作为老学究, 奇灵沃斯拥有无比丰富的学识和知识, 在该种背景下, 仍然对情感表达一无所知, 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妻子, 是无法获得妻子爱情的根源, 也是奇灵沃斯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根源, 红色 A 字象征着奇灵沃斯痛苦的开始和结束。

2.4. 战士之勇

海斯特虽然佩戴红色字母 A, 但是在诸多方面仍然表现出其悍勇和无畏, 其行为是大胆而无畏的, 同样也是对清教徒框架教条的挑衅, 针对战士之勇在书籍中两点体现的较为鲜明: 第一, 是海斯特为了抗争镇子上的势力, 保留珠儿的抚养权。海斯特身携红色字母 A, 意味着终身活在异样眼光之下, 对于海斯特而言, 自己一生困苦足矣, 但是不能够影响自己去抚养女儿, 对于海斯特而言, 跌入“通奸”人生低谷后, 红色字母 A 反倒是赋予海斯特力量, 让海斯特最终能够选择去争取珠儿的抚养权, 在同威尔逊教父抗争的过程中, 海斯特说到“god gives she to me”, 这句话对于她具有别样意义, 因为清教徒奉行的上帝信条, 导致海斯特不得不携带红色字母 A, 但是同样海斯特在争取珠儿抚养权时, 却喊出这句话, 按照清教徒教义红色字母 A 也是按照上帝旨意被赐予之物, 此处冲突感最终被化为一种坚实的勇气^[6]。

同样在小说中, 海斯特的勇气体现在海斯特和丁

梅斯代尔私奔的大胆中，看到爱人受到奇灵沃斯的摧残后，海斯特鼓动丁梅斯代尔私奔，从全书在宗教中应创设的冲突感角度出发，私奔是海斯特的另一个违抗教义的大胆举动，而这些都是降入人生谷底后红色字母 A 赋予海斯特的勇气。

3. 《红字》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3.1. 海斯特的形象塑造

海斯特在书中是最复杂的不平凡象征，海斯特一生也具有悲剧和喜剧双重性特征。海斯特的形象塑造主要立足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 高尚的导师

海斯特作为爱情中的弱势群体，彻底击溃丁梅斯代尔，丁梅斯代尔在爱情中则演变为更加怯懦和自卑的存在。在爱情中，海斯特以纯粹的爱情回应丁梅斯代尔，以纯粹的爱情面对清教主义教父和教众，丁梅斯代尔在对比之下就是隐晦的老鼠。在海斯特自身的定义和对爱情的态度中，从未将和丁梅斯代尔之间的情感视为肮脏或者耻辱的产物，反倒是带着获取爱情的骄傲，将爱情产物并不丝毫视为忌讳的展示给众人，在海斯特同丁梅斯代尔陈述过程中也提及：“我们的爱情是为他们做贡献。”因此海斯特本身在行动层次是丁梅斯代尔的导师，红字也是七年孤苦生活的坚持依靠，海斯特以坚定的行动捍卫着自我爱情。

3.1.2. 宣告者

海斯特所处的环境就是高压的宗教主义社会，人类所有被视为“犯下的错误”都会以道德胜利作为终点，这也是宗教道德压迫下人性的惯有的屈服。海斯特无法忍受孤苦和寂寞的自我封锁，在开篇中海斯特在丈夫下落不明环境中，只能够以自我封锁、孤苦一生作为人生样板而活，但是她并没有活在教条中，却成为人性的宣告者。人在人性和教义之间的斗争，无法让永远的教义获胜，当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相爱后，海斯特怀有珠儿，被教会发现，在传统宗教高压环境压迫之下，人物真心实意的忏悔，才是教条下忏悔的标准模板。

但是霍桑在人物命运走向安排中，霍桑本人携带对宗教、超验哲学之间的巨大冲突感被扩大，霍桑让人物被迫认罪、被迫孤立、被迫忏悔、被迫抑制天性，系列被动环境影响下似乎才能够洗刷背叛婚姻的宗教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也是作者本身对通奸罪的思考结果。但是人物在系列被迫罪恶的洗刷中仍然高举爱情的旗帜，至死不渝四个字是海斯特对宗教和时代的宣告。

在时代背景下，如果霍桑没有拟化出海斯特这一女性形象，并最终化为文学作品中一个典型的形象，那么最终现实缩影下海斯特会遭遇更多无止尽的非

议，脱离文学作品构建框架之内，海斯特的存在是彻头彻尾的悲剧。霍桑作品巧妙性在于将这样一个时代所背弃的女性角色，放置于文学作品中，通过挖掘女性人性闪光点，让人们在公然严肃的文学世界中探讨角色命运中纠缠束缚的悲剧性，以达到反思效果。

3.2. 丁梅斯代尔的形象塑造

在作品《红字》中以男女性别的割裂和爱情中双方应该对等的地位，创造完全相反的灵魂。如果将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比作一对双生灵魂，那么这对灵魂除了在爱情上具有吸引力外，一切其他可塑性品质都存在拮抗性。

丁梅斯代尔在创设中也是主动或被动被爱情所吸引，但是在此过程中丁梅斯代尔一起举动和行为都是自私和卑鄙的。

丁梅斯代尔一开始通奸之罪被揭发后，不敢勇敢承认的主要原因是丁梅斯代尔害怕因此失去牧师的身份，丧失社会信誉，因此长期掩藏和海斯特的情感，而最具有反讽意味的内容是丁梅斯代尔在布道过程中，会以隐秘的方式宣告世人自己卑鄙的事实，丁梅斯代尔的口头禅是“我是最大的罪人。”当丁梅斯代尔将人格进行剖析后，信众却完全不认为丁梅斯代尔是卑鄙的，信众愈发坚定的认为丁梅斯代尔是清教徒中的典范。丁梅斯代尔的面具以及对自我的攻击都成为走向更加威望的阶梯，霍桑作为作者在嘲讽丁梅斯代尔，嘲讽将庸俗崇尚为正义的行为，也让人性的自私、卑鄙以及荒谬在该种背景下被无限放大。

丁梅斯代尔也是海斯特勇敢的反义词，面对情感，丁梅斯代尔选择逃避，在受到奇灵沃斯折辱后，其在漆黑夜晚的祷告无人听见，由此可见，其本身的痛苦和海斯特的痛苦截然不同。两人因为爱情紧密交缠，海斯特为爱情所固守和高尚，丁梅斯代尔为世俗所固守和卑鄙，丁梅斯代尔从未真正正视过自己情感，试想如果奇灵沃斯从未回归，那么丁梅斯代尔还会在最终在布道中对众人忏悔自己罪行么？霍桑在丁梅斯代尔困境的刻画中，让丁梅斯代尔本身痛苦不堪的，从来不是自身内心的矛盾，而是自身私藏秘密被发现后的压抑和不堪，压抑和不堪正在逐步毁损海斯特现实中的身份，牧师身份和偷情罪过的矛盾感是丁梅斯代尔痛苦的源头。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说《红字》中象征手法是全篇得以展开的核心要素，在红色字母 A 的贯穿之下，才将人物命运中背负的耻辱感、神圣感、罪恶感等统统串联在一起，霍桑在小说《红字》中的伟大之处并不是红色字母 A，而是红色字母 A 所代表的庞大势力，最炽烈和神圣的情感存在正在被世间各种势力所渗透和影响，百年之前是严苛的清教徒教义，但是百年之后又会是别的什么呢？这也是霍桑本人挣扎和矛盾

对时代思想的礼敬，历史和时代在发展，人类神圣的情感又被困囿于何方？

项目基金：

本文为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研究基地项目《民族地区复合型人才培养与 ESP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基地》(HM-JD-202005)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REFERENCES

- [1] Jing Jing. (2019) The Scarlet Letter Hawthorne's contradictory view of women. *Northern Lights*, 07:4-5.
- [2] Liu Yewei. (2019) On the intertextuality of Love and Other Devils and the Scarlet Letter. Shando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Jinan.
- [3] Tan Zhejiang. (2019) A study of redemption narrative in John Updike's novel cre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Jinan.
- [4] Wang Jing. 2018. Analysi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Hawthorne's Novel The Scarlet Let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metaphor. In: Guizhou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The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Guizhou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and the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Southwest Minority Culture". Guiyang.135-140.
- [5] Yu dan. (2017) Hawthorne's feminism from the Scarlet. *Overseas English*,06:129-130.
- [6] Chen Yasi. (2016) Hawthorne's acceptance study in China [D]. Hebei University Publishing, Wuhan.